

編號：72

破陣子

辛棄疾

為陳同父¹賦壯語以寄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²。八百里分麾下炙³，五十絃翻塞外聲⁴，沙場秋點兵⁵。馬作的盧飛快⁶，弓如霹靂弦驚⁷。了卻君王天下事⁸，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一、作者簡介

辛棄疾（公元 1140 – 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女真，少時立志要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紹興三十一年（公元 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辛棄疾聚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之起義軍，擔任掌書記；次年，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寧京朝累官至浙東安撫使，加發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途中聞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遂率五十多部卒襲擊敵營，擒獲叛徒帶回建康，名重一時，洪邁《稼軒記》說：「壯聲英慨，儒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

南歸後寄盼朝廷振作，辛棄疾曾上《美芹十論》、《九議》等抗金北伐奏議，惜壯志難酬，後遭彈劾免職，大部分時間閑居，寄情山水田園與詞作。傳世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辛棄疾詞以豪放闊大、高曠開朗著稱，在詞的內容、題材上都有所擴大、拓寬，詞學史上地位甚高。

二、背景資料

題下的「陳同父」名陳亮，辛棄疾的好友，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愛國詞人。淳熙十五年（公元 1188）辛棄疾住在鉛山瓢泉，正患小病。陳亮來看他，兩人在瓢泉附近的鵝湖寺縱談十日，極論時事。別後以《賀新郎》調作詞唱和。這首詞創作的具體時間不詳，大約作於「鵝湖之會」以後。

三、注釋

1. 父：㊦[斧]，[fu2]；㊧[fù]。
2. 夢回：夢醒。吹角連營：各個軍營裏接連不斷地響起號角聲。
3. 八百里：牛的名字。麾下：部下。炙：烤肉。麾：㊨[揮]，[fai1]；㊩[huī]。
4. 五十絃：瑟，一種彈奏樂器。翻：演奏。塞外聲：邊塞軍中的樂曲。
5. 沙場：戰場。點兵：檢閱部隊。
6. 作：如。的盧：駿馬的名稱。
7. 霹靂：形容射箭時弓弦發出的巨響。
8. 了卻：完成，實現。天下事：指恢復中原的大事。
9. 贏：㊪[迎]，[jing4]。

四、賞析重點

這首詞篇幅雖短，卻通過一場醉夢精煉地概括了辛棄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和人生理想。辛棄疾年青時曾在北方組織了一支抗金義軍，參加農民領袖耿京的隊伍，後來耿京被叛徒出賣，他赤手空拳率領五十騎，在五萬人的敵營中縛取叛徒，並號召上萬士兵反正，帶領他們投奔南宋。他為朝廷上《美芹十論》和《九議》，提出符合強弱消長之勢的北伐方案，也表現出他善於用兵的遠見卓識。因此這首詞裏所寫的戰場生活，既是他年輕時抗金鬥爭的回憶，又是他渴望率兵北伐建功立業的想像。

詞一開頭就點出全篇所寫只是「夢回」之事，夢是因醉中挑燈看劍引起。劍是戰場殺敵的武器，作者只能在喝醉酒以後在燈下細看，可見劍是閑置不用的，於是，劍的主人也同樣被閑置不用的處境就在這挑燈看劍的醉態中清楚地揭示出來了。然而主人喝醉以後所關心的只是這不用的劍，又可見他的內心是何等不平，這不平而又不甘的心情便引導他在夢中回到了當初吹着號角的連營。吹角是軍營生活最典型的情景，傳遍連營的號角聲不但迅速地展示出夢境中的邊塞，而且能激發起立刻投入戰鬥的意志，使作者的精神立刻從醉中振作。所以緊接着就又有兩個典型的戰鬥生活畫面躍入夢中：給自己指揮的軍士們分食烤肉，這是塞外生活中粗獷而又浪漫的常見場面；軍中的絃樂器奏出了塞外的新聲，這也是南北朝唐代以來邊塞詩中常見的描寫：「琵琶起舞喚新聲，總是關塞離別情」（王昌齡《從軍行》）「葡萄美酒夜光杯，未飲琵琶馬上催」（王之翰《涼州詞》），軍中的絃樂既是催人戰鬥的軍樂，也是戰士寄託邊愁的胡樂。作者選取這兩個邊塞詩中典型的意象，所要表現的正是奔赴沙場戰鬥的心願，所以上片以「沙場秋點兵」的壯觀場面告一段落，總合前面吹角連營、分炙麾下以及塞外絃樂這幾個不連貫的細節和畫面，概括了軍營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其中透露的浪漫情調則充分顯示出作者對沙場點兵、麾軍北上的戰鬥生活的懷戀和嚮往。

如果說上片主要是藉夢中軍營生活的幾個片斷展開他的回憶，那麼下片則是通過兩個特寫直接進入了軍陣作戰的想像：「的盧」是史上著名的快馬，馬兒如此飛快地奔馳，可見騎馬的戰士追殺敵人的勇猛；箭從弓弦上射出，發出霹靂般驚人的聲響，可見軍陣的雄壯聲勢。而戰鬥的目的，便是「了卻君王天下事」和「贏得生前身後名」。君王天下事就是收復淪陷的北方、統一祖國的大業，作者以了卻君王的大業為自己的使命，可見其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而這樣的大業當然也會使作者自己獲得生前的功名和身後不朽的英名。渴望建功立業、名垂青史，本來就是漢魏以來有遠大抱負的士人們一直在追求的人生理想，辛棄疾生於南北分裂的時代，又曾經在抗金鬥爭中建立功勳，這兩種願望的交織當然比前人更加強烈。因此作者在這裏直道自己的大志，就把全篇的氣勢推向了最高點。

然而結尾一句「可憐白髮生」卻使熾熱的詩情陡然降到冰點。辛棄疾雖然是一位有大志、有謀略、可以為國建立奇功的英雄，但在主和派得勢的南宋小朝廷，卻得不到重用，只在建康、江西、湖北、湖南作過幾任地方官，政治地位十分孤危，後來更被長期閑置二十年。歲月蹉跎，只能徒然空嘆白髮而已。結尾與開頭相呼應，從醉夢中回到現實，既點出了「醉裏挑燈看劍」的原因，又和全篇的澎湃激情和高昂鬥志形成鮮明的對照，起到了四兩壓千斤的反諷效果。

總之，作者在這首詞裏抓住夢境轉換快速且不連貫的特點，集中了邊塞戰爭中最典型的幾個片段，以飛快的節奏將當年率領部下宿營練兵、躍馬橫戈的戰鬥生活寫得龍騰虎躍，氣勢猶如霹靂閃電。同時借助醉夢中的回憶寄託了重返沙場建功立業的願望，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辛棄疾完成恢復大業的幻想被壯志蹉跎的現實無情粉碎的悲劇，但同時也鮮明地突顯了「英雄之詞」的豪邁本色。